



作为茅盾文学奖得主，王安忆曾写出《长恨歌》《富萍》《天香》那样惊世骇俗的小说。而这本书《空间在时间里流淌》，王安忆从女性角度，以细腻敏锐的笔触，对社会及生活的本质进行了探讨，展现了一位作家

竹久梦二的裙钗巾帼

□河西

很早就知道竹久梦二，因为丰子恺。

民国十年（1921），丰子恺卖祖宅，赴东京学美术，在旧书摊上，他偶然翻到竹久梦二的画册：《梦二画集·春之卷》。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，只是随意拿起来，从头翻到尾。那是一种小小的毛笔画，寥寥数笔，勾勒着人物的轮廓，并不复杂，却让年轻的丰子恺怦然心动，为之出神。

翻到《Classmate》（《同级生》）那幅时，他的手指停了下来。那张画画着一个日式女子，脑后梳着丸，贵妇打扮，在路边，与一蓬头垢面的贫家女子点头。从画题上，丰子恺知道这两个人，是同命的同级生。

平平淡淡的日常场景，却如此契合着丰子恺此时的心境。那一年的春天，他搭着“山城丸”到东京学美术，可是，东京的各大博物馆里陈列着的毕加索、马蒂斯和梵高等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，并没有让他激动或者虔诚地膜拜，恰恰相反，当他“窥见了些西洋美术的面影，回顾自己的贫乏的才力与境遇”，却渐渐感到心灰意懒。

竹久梦二改变了这一切，让一直研习西画的丰子恺（即使在李叔同身边学画时他学的还是画石膏像）突然意识到，他也可以用毛笔，画阿宝的浮生漫画，恰似竹久梦二笔下的裙钗或者巾帼。

这位原名竹久茂次郎的抒情画家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从仅存的几张照片上望他，他的双手交叉于胸前，面容有些严峻。这位体制外的“非主流职业画家”为了生计而给媒体投稿（除了绘画，还有诗、短歌和随笔），以“梦二”的笔名崭露头角，但事实上，他从未正式学过绘画。年少时，他迷恋野球和演剧，拿起笔，描绘他喜欢的歌舞伎和净琉璃。在他成为画家之前，他唯一的一份与画画有关的工作就是在一家制铁所任制图笔工，很显然，和他之后那些大大的眼睛、满怀哀愁的“梦二式美女”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
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学院背景，才使得竹久梦二能够放开手脚，画悠悠千金的低眉，或是青楼少妇的侧面，两片红唇，苍白或是泛着红晕的脸，哀愁或淡喜，写在脸上。那些发髻高高盘起的日本女子们，愁，淡然一蹙；喜，也只是嘴角上扬，从帘幕后，轻轻，探出头来。

画的最多的，还是舞姬。团花的和服、颈后细雪的肌肤，摘一支红梅于手，是那样的简单，却让你动心。翻看这本《竹久梦二名作原寸复刻集》，无论是风尘歌女、艺伎花魁，或是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其他各路女子，都蕴含着梦二深深的爱。

自古以来，夺取国家政权的

《红色账簿》(第一卷·1921—1927)对我党从1921年到1927年

寻找真实的王安忆

□艾里香

朴实而率真的形象。

这本书是王安忆的经典散文集，全书文字美丽隽永，况味悠长，读来趣味盎然。

王安忆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。在书中，可以看到王安忆穿梭在老上海弄堂的身影，年少的她如何度过“文革”与插队岁月，还可以看见爸爸牵着小王安忆的手买玩具，以及小学四年级时，母亲如何将红楼梦里小孩看不得的片段用胶布贴起，反弄得她好奇难耐。书里有喜爱购物、看电影、做家务的寻常小女人，也有插队期间在艰苦条件下不放弃写作的坚强女性。所有这些，我都能感受到王安忆真实的情感，真诚的内心。她说过：“真诚是比一切都为重要的，失落了真诚无论是作

为一个作家，做一个妻子，做一个人，都是不成的。”文风与人品在王安忆这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。

对自己的写作经历、写作方式，王安忆进行了深刻的探讨。在《我为什么写作》一文中，王安忆说，她写作的初衷只是为了找一条出路，或是衣食温饱，或是精神心情，终是出路。后来，她将小说日记写了出来。“当我写出我的哀乐时，便有人向我呼应，说我写出了他们的哀乐。我感到了人心的相通，并且自以为对人们有了一点责任。”她这才从写作中得到了乐趣，真正地爱上了写作。

作为海派文学的代表人物，王安忆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举足轻重。那么，上海对于她又有何特殊意义？读过本书之后，我觉得“上海”对于

王安忆的意义，绝非“故乡”一词可以概括，也并非一个写作资源可以解释。这个城市复杂的历史和传奇色彩，以及她在中国大背景之中的独特性，和王安忆形之于文的姿态，似乎正构成一个颇可玩味的互文关系。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走进王安忆的内心世界。

读完这本风格别致、独具韵味的书，不禁感慨，王安忆靠着刻苦与韧性，成为作家中的佼佼者，她的作品数量之多，风格之多变，很少有作家能做到这一点。对于自己的散文，王安忆说：“散文在语言上没有虚构的权利，它必须实话实说……它是感情的试金石。”王安忆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在书中娓娓道来，听一听她的碎语，我们会得到一些启发和教益。



《我的人生哲学》

作者:梁漱溟

出版:当代中国出版社

梁漱溟(1893~1988)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。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。1917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。1931年在邹平创办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”，倡导乡村建设运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全国政协委员，因农民问题与毛泽东当面争论，被称为“反面教员”。梁漱溟青年时代崇信改良主义。20岁起潜心佛学研究，经过几年反思，又逐步转向了儒学，成为新儒学家代表之一。他坚持独立思考，特立独行，表里如一。人们在服膺他的思想的同时，尤为钦佩他的人格。

梁漱溟一生发表了大量的有影响的著作，其中多关涉人生和社会问题，一般大众往往无力遍读其著作，对他研究的问题和学问也不能一一涉猎。本书则是简要而准确地反映其人生哲学的读本，选入的是梁漱溟人生哲学专著之外，谈人生感悟的小文章，大致分为对人的认识、对人生意义的认识、对人生具体问题的看法、对人生角色和时段的看法四个部分。



《改变大脑的灵性力量》

作者:[美]安德鲁·纽伯格

马克·瓦德门

译者:邓伯宸

出版:译林出版社

喜欢看科技探索类科普片的人会惊讶地发现，利用医学仪器对脑部做监测，就可以揭示许多有趣的现象。比如你在想着情侣的时候，大脑里哪片区域最活跃。其实对于心灵的研究，也同样可以使用此法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、神经科学创始人——安德鲁·纽伯格和他的搭档马克·瓦德门研究发现，把神看成是慈善的、和谐的力量时，受刺激的便是大脑前额叶皮质，便会对引起愤怒与恐惧脉冲形成压制，并有助于人们对受苦受伤的人产生同理心，或者叫做慈悲心。

《改变大脑的灵性力量》简洁明晰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：神不住在天堂，而是住在人心。2007年由美国卫生总署做的一项研究显示，经由研究人员跟踪证实：仅仅参加一项简单的静观训练的非裔美国青少年，“旷课、违反校规与逃学”等行为都大幅减少；而另一群学习静观、吐纳与放松的波士顿市立中学学生，则在空间记忆的分数上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三。锻炼大脑、心存慈悲与宁静，花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打造一条新的慈悲神经回路。恐惧、焦虑自然会减少，被一种平静、自信的感觉取而代之。

与回忆握手言和

□尤晓悦

《始终不聪明》

浅白色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书名《始终不聪明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廖一梅的《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》。又是一个聪明女子谈着自己的笨拙，两本书的选题和手法不同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效——在笨拙的生活中发掘幸福点。不去算计的态度会让疲惫的心得到解脱，不被“聪明”所累。与廖一梅不同，浅白色的笨拙专指爱情，也许在爱情中“不聪明”的人反而会幸福得多。“始终不聪明”，是一种人生的历练和修为，是作者对幸福的个人鉴定，却也是给患上“爱情感冒”的你我一剂良药。

很多读者恐怕和我一样很少

仔细阅读一本书的目录，但这本书却用很多经典词句以章节的形式展现于目录之内。作者的文字却不像名字“浅白色”那样苍白无力，我喜欢她的语言，似有安妮宝贝的一语中的却又不像她那样决绝；文字跳动着柔弱的音乐美感，像在读着北岛的诗。

相比一些浓墨重彩的小说情节，作者更像是在铅笔素描。在女主角一直耿耿于怀曾经不堪的爱情时，又出现一个同名男子，撩拨起她伤痕累累的心弦。“除非记忆变成一张白纸，不然没有谁能够真正彻底‘重新开始’。记忆是行李，随着生命里程数的增加，它只会越来越重。所以，当你决定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、遇见一个新的人，就能像从未活过那样去生存、像从未爱过那样去爱吗？”在小说主线清晰的脉络下，故事也循序渐

进地呈现出生活中许多恋爱模式和婚姻关系，委婉地渗透进故事中不会显得突兀。其中很多篇幅描绘男女之间处于暧昧状态的情感，是刺激或是上瘾。也许这种状态可以填补暂时的感情空白，也许还有其他原因，但作为小说故事的一个卖点，作者对这段描写拿捏得很是精彩。

我们不能改变过去，却可以选择忘记，也许对回忆束手无策，那就多给自己些时间。既然不能聪明地洒脱，那就笨拙地前行。诚恳、坦然地面对与生俱来的笨拙与孤独，跟回忆握手言和。如果你仍然单身，坚持或渴望着爱情；如果你正在恋爱，甜蜜或纠结中；如果你还活在回忆中，痛苦或遗憾、踌躇……那么不妨读一读这本书。

革命的经济基础

□石扬



过程，同时就是夺取国家资源的过程；各路诸侯在货币战场上的厮杀，比起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来毫不逊色，纵观中国近代革命史和国内革命战争，也是如此。想当年，中国共产党作为弱小的在野党，不仅在政治的夹缝里发芽，迅速地成长，并且最终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国民党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不拿薪饷的队伍，最终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。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本书就是从经济视角，让这个奇迹看起来更为真实，这段历史看起来更为必然。

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似乎在谈论革命的时候，总是不齿于谈钱。总觉得一提钱，就玷污了革命的神圣性，因为革命的成功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若要算经济账，那这鲜血多少钱一毫升？这命多少钱一条？这显然是对革命先烈崇高革命目标的一种侮辱。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无价的，生命更是无价的。然而，在实际发生的战争中，经济问题是一个不可不作研究的重要话题。很多时候，经济目标不仅是革命目标的一部分，也是战争部署的重要因素。任何革命和战争，不可能离开经济支持。因此，如果把革命从崇高的意义上剥离出来，革命和战争的经济成本的的确确是一个重大课题。

国防大学校史馆的马祥林先生以一部《红色账簿》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红色革命背后的财富密码。这让读惯了政治、战争主线的革命史的读者顿时耳目一新。

《红色账簿》(第一卷·1921—1927)对我党从1921年到1927年